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蘇軾文集

第二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蘇軾文集
第二冊

孔凡禮點校

蘇軾文集卷十一

記

仁宗皇帝御飛白記

問世之治亂，必觀其人。問人之賢不肖，必以世考之。《孟子》曰：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」合抱之木，不生於步仞之丘。千金之子，不出於三家之市。

臣嘗逮事仁宗皇帝，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，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，左右前後之人，其大者固已光明偉偉，深厚雄傑，不可窺較。而其小者，猶能敦朴愷悌，靖恭持重，號稱長者。當是之時，天人和同，上下驩心。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，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。升遐以來十有二年，若臣若子，罔有內外，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，外薄四海裔夷君長，見當時之人，聞當時之事，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。此豈獨上之澤歟？凡在廷者，與有力焉。

太子少傅安簡王公（二），諱舉正，臣不及見其人矣，而識其爲人。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，以世考之也。熙寧六年冬，以事至姑蘇，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，且謂臣記之（三），將刻石而傳諸世。

臣官在太常，職在太史，於法得書。且以爲抱烏號之弓，不若藏此筆，寶曲阜之履〔三〕，不若傳此書，考追蠡以論音聲，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；存昌歎以追嗜好，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。或藏於名山，或流於四方，凡見此者，皆當聳然而作，如望旄頭之塵，而聽屬車之音，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，或由此也夫。

〔一〕郎本卷四十八「少」作「太」。

〔二〕郎本「謂」作「請」。

〔三〕郎本「寶」作「保」。

醉白堂記

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，名之曰醉白。取樂天《池上》之詩，以爲醉白堂之歌。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。天下之士，聞而疑之，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、周矣，而猶有羨於樂天，何哉？

軾聞而笑曰：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？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。天之生是人也，將使任天下之重，則寒者求衣，饑者求食，凡不獲者求得。苟有以與之，將不勝其求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，而行乎利害之塗，豈其所欲哉！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，浩然將歸老於家，而天下共挽而留之，莫釋也。當是時，其有羨於樂天，無足怪者。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，較其所得之厚薄淺

深，孰有孰無，則後世之論，有不可欺者矣。文致太平，武定亂略，謀安宗廟，而不自以爲功。急賢才，輕爵祿，而士不知其恩。殺伐果敢，而六軍安之。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，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。此公之所有，而樂天之所無也。乞身於強健之時，退居十有五年，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，盡山水園池之樂。府有餘帛，廩有餘粟，而家有聲伎之奉。此樂天之所有，而公之所無也。忠言嘉謨〔一〕，效於當時，而文采表於後世。死生窮達，不易其操，而道德高於古人。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。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，亦不以其所無自少，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。方其寓形於一醉也，齊得喪，忘禍福，混貴賤，等賢愚，同乎萬物，而與造物者遊，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。古之君子，其處己也厚，其取名也廉。是以實浮於名，而世誦其美不厭。以孔子之聖，而自比於老彭，自同於丘明，自以爲不如顏淵。後之君子，實則不至，而皆有侈心焉〔三〕。臧武仲自以爲聖，白圭自以爲禹，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，揚雄自以爲孟軻，崔浩自以爲子房，然世終莫之許也。由此觀之，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。

昔公嘗告其子忠彥，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。公薨既葬〔三〕，忠彥以告，軾以爲義不得辭也〔四〕，乃泣而書之。

〔一〕「謨」原作「謀」，今從郎本卷五十。

〔二〕《七集·前集》卷三十二修「作」耻」。

〔三〕「公薨」二字原缺，據郎本補。

〔四〕郎本無「以」字。

蓋公堂記

始吾居鄉，有病寒而效者，問諸醫，醫以爲蠱，不治且殺人。取其百金而治之，飲以蠱藥，攻伐其腎腸^(一)，燒灼其體膚，禁切其飲食之美者。朞月而百疾作，內熱惡寒，而效不已，纍然真蠱者也。又求於醫，醫以爲熱，授之以寒藥，旦朝吐之，暮夜下之，於是始不能食。懼而反之，則鍾乳、烏喙雜然並進，而癰疽癰疥眩瞤之狀^(二)，無所不至。三易醫而疾愈甚。里老父教之曰：「是醫之罪，藥之過也。子何疾之有！人之生也，以氣爲主，食爲輔。今子終日藥不釋口，臭味亂于外，而百毒戰于內，勞其主，隔其輔，是以病也。子退而休之，謝醫却藥而進所嗜，氣完而食美矣，則夫藥之良者，可以一飲而效。」從之。朞月而病良已。

昔之爲國者亦然。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，至于始皇，立法更制，以鑄磨鍛鍊其民，可謂極矣。蕭何、曹參親見其斷喪之禍，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，知其厭苦憔悴無聊，而不可與有爲也，是以一切與之休息，而天下安。始參爲齊相，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，而齊故諸儒以百數，言人人殊，參未知所定。聞膠西有蓋公，善治黃老言，使人請之。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，推此類具言之，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，用其言而齊大治。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，天下至今稱賢焉。

吾爲膠西守，知公之爲邦人也，求其墳墓、子孫而不可得，慨然懷之。師其言，想見其爲人，庶幾復見如公者。治新寢於黃堂之北，易其弊陋，達其壅蔽，重門洞開，盡城之南北，相望如引繩，名之曰蓋

公堂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，而不敢居，以待如公者焉。

夫曹參爲漢宗臣，而蓋公爲之師，可謂盛矣。而史不記其所終，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？膠西東並海，南放于九仙，北屬之牢山，其中多隱君子，可聞而不可見，可見而不可致，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？吾何足以見之！

〔一〕郎本卷五十三「賢」作「胃」；洪邁《容齋隨筆·五筆》卷四《東坡文章不可學》條節引此文亦作「賢」。

〔二〕郎本「療」作「漂」。

莊子祠堂記

莊子，蒙人也。嘗爲蒙漆園吏。沒千餘歲，而蒙未有祀之者。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，求文以爲記。

謹按《史記》，莊子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，其學無所不闕，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漁父》、《盜跖》、《胠篋》，以詆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。此知莊子之粗者。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，要不可以爲法耳。楚公子微服出亡，而門者難之。其僕操箠而罵曰：「隸也不力。」門者出之。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。以僕爲不愛公子，則不可；以爲事公子之法，亦不可。故莊子之言，皆實予，而文不予，陽擠而陰助之，其正言蓋無幾。至於詆訾孔子，未嘗不微見其意。其論天下道術，自墨翟、禽滑釐、彭蒙、慎到、田駢、關尹、老聃之徒，以至於其身，皆以爲一家，而孔子不與，其尊之

也至矣。

然余嘗疑《盜蹠》、《漁父》，則若真詆孔子者。至於《讓王》、《說劍》，皆淺陋不入於道。反復觀之，得其《寓言》之終曰：「『陽子居西遊於秦，遇老子。老子曰：『而睢睢，而盱盱，而誰與居。』』太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』陽子居蹙然變容。其往也，舍者將迎其家，公執席，妻執巾櫛，舍者避席，煬者避竈。其反也，舍者與之爭席矣。』去其《讓王》、《說劍》、《盜蹠》四篇，以合於《列禦寇》之篇，曰：『列禦寇之齊，中道而反，曰：『吾驚焉，吾食於十漿，而五漿先餽。』』然後悟而笑曰：『是固一章也。』莊子之言未終，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。余不可以不辨。凡分章名篇，皆出於世俗，非莊子本意。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。

「一」之「後原有「意」字，據《七集·前集》卷三十二刪。

李太白碑陰記

李太白，狂士也，又嘗失節於永王璘，此豈濟世之人哉。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，不亦過乎！曰：士固有大言而無實，虛名不適於用者，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。士以氣爲主。方高力士用事，公卿大夫爭事之，而太白使脫鞵殿上，固已氣蓋天下矣。使之得志，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，其肯從君於昏乎！夏侯湛贊東方生云：「開濟明豁，包含宏大。陵轢卿相，嘲哂豪傑。籠罩靡前，跼籍貴勢。出不休顯，賤不憂戚。戲萬乘若僚友，視儔列如草芥。雄節邁倫，高氣蓋世。可謂拔乎其萃，游方之外者也。」吾於

太白亦云。太白之從永王璘，當由迫脅。不然，璘之狂肆寢陋，雖庸人知其必敗也。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，而不能知璘之無成，此理之必不然者也。吾不可以不辯。

喜雨亭記

亭以雨名，志喜也。古者有喜，則以名物，示不忘也。周公得禾，以名其書；漢武得鼎，以名其年；叔孫勝狄，以名其子。其喜之大小不齊，其示不忘一也。

余至扶風之明年，始治官舍，爲亭於堂之北，而鑿池其南，引流種樹，以爲休息之所。是歲之春，雨麥於岐山之陽，其占爲有年。既而彌月不雨，民方以爲憂。越三月乙卯，乃雨，甲子又雨，民以爲未足，丁卯，大雨，三日乃止。官吏相與慶於庭，商賈相與歌於市，農夫相與抃於野，憂者以樂，病者以愈，而吾亭適成。

於是舉酒於亭上，以屬客，而告之曰：「五日不雨，可乎？」曰：「五日不雨，則無麥。」「十日不雨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十日不雨，則無禾。」無麥無禾，歲且荐饑，獄訟繁興，而盜賊滋熾，則吾與二三子，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，其可得耶！今天不遺斯民，始旱而賜之以雨，使吾與二三子，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，皆雨之賜也。其又可忘耶！

既以名亭，又從而歌之，曰：「使天而雨珠，寒者不得以爲襦。使天而雨玉，饑者不得以爲粟。一雨三日，緊誰之力。民曰：『太守，太守不有。』歸之天子，天子曰：『不然。』歸之造物，造物不自以爲功。歸

之太空，太空冥冥。不可得而名，吾以名吾亭。

「〔一〕」天子曰不然，句後，羅考謂：「此歌每二三句一易韻，『珠』與『濡』協，『玉』與『粟』協，『日』與『力』協，『守』與『有』協，『功』與『空』協，『冥』與『名』協，獨『子』，『然』，『物』三字無韻，似有譌誤。竊疑『天子曰不然』句『然』字當是衍文，『不』字如讀『否』，則與『有』協，讀入聲，則與『物』字協。」今錄備參考。

凌虛臺記

國於南山之下〔一〕，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。四方之山，莫高於終南。而都邑之麗山者，莫近於扶風。以至近求最高，其勢必得。而太守之居，未嘗知有山焉。雖非事之所以損益，而物理有不當然者，此凌虛之所爲築也。

方其未築也，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，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，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，曰：「是必有異。」使工鑿其前爲方池，以其土築臺，高出於屋之危而止〔二〕。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，悅然不知臺之高，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。公曰：「是宜名凌虛。」以告其從事蘇軾，而求文以爲記。

軾復於公曰：「物之廢興成毀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昔者荒草野田，霜露之所蒙翳，狐兔之所竄伏，方是時，豈知有凌虛臺耶？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，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，皆不可知也。嘗試與公登臺而望，其東則秦穆之祈年、橐泉也，其南則漢武之長楊、五柞，而其北則隋之仁壽、唐之九成也。計其一時之

盛，宏傑詭麗，堅固而不可動者，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！然而數世之後，欲求其髣髴，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，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，而況於此臺歟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，而況於人事之得喪，忽往而忽來者歟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，則過矣。蓋世有足恃者，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。」既已言於公，退而爲之記。

〔一〕「國」原作「臺因」，據郎本卷四十八、《七集·前集》卷三十一改。

〔二〕「高」原缺，據郎本、《七集·前集》補。

超然臺記

凡物皆有可觀。苟有可觀，皆有可樂，非必怪奇瑋麗者也。鋪糟啜醪皆可以醉，果蔬草木皆可以飽。推此類也，吾安往而不樂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，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。人之所欲無窮，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。美惡之辨戰乎中，而去取之擇交乎前，則可樂者常少，而可悲者常多。是謂求禍而辭福。夫求禍而辭福，豈人之情也哉。物有以蓋之矣。彼遊於物之內，而不遊於物之外。物非有大小也，自其內而觀之，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彼挾其高大以臨我，則我常眩亂反覆，如隙中之觀鬪，又烏知勝負之所在。是以美惡橫生，而憂樂出焉。可不哀乎。

余自錢塘移守膠西，釋舟楫之安，而服車馬之勞，去雕牆之美，而庇采椽之居〔一〕，背湖山之觀，而行桑麻之野。始至之日，歲比不登，盜賊滿野，獄訟充斥，而齋廚索然，日食杞菊。人固疑余之不樂也。

處之暮年，而貌加豐，髮之白者，日以反黑。余既樂其風俗之淳，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，於是治其園圃，潔其庭宇，伐安丘、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，爲苟完之計。而園之北，因城以爲臺者舊矣，稍葺而新之。時相與登覽，放意肆志焉。南望馬耳、常山，出沒隱見，若近若遠，庶幾有隱君子乎？而其東則廬山，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。西望穆陵，隱然如城郭，師尚父、齊桓公之遺烈，猶有存者。北俯瀋水，慨然太息，思淮陰之功，而弔其不終。臺高而安，深而明，夏涼而冬溫。雨雪之朝，風月之夕，余未嘗不在，客未嘗不從。擷園蔬，取池魚，釀秫酒，淪脫粟而食之，曰：樂哉遊乎！

方是時，余弟子由適在濟南，聞而賦之，且名其臺曰超然。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，蓋遊於物之外也。

〔一〕郎本卷五十「庇」作「蔽」。

眉州遠景樓記〔一〕

吾州之俗，有近古者三。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，其民尊吏而畏法，其農夫合耦以相助。蓋有三代、漢、唐之遺風，而他郡之所莫及也。始朝廷以聲律取士，而天聖以前，學者猶襲五代之弊，獨吾州之士，通經學古，以西漢文詞爲宗師。方是時，四方指以爲迂濶。至於郡縣胥史，皆挾經載筆，應對進退，有足觀者。而大家顯人，以門族相上，推次甲乙，皆有定品，謂之江鄉。非此族也，雖貴且富，不通婚姻。其民事太守縣令，如古君臣，既去，輒畫像事之，而其賢者，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，至四五十年

不忘。商賈小民〔三〕，常儲善物而別異之，以待官吏之求。家藏律令，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，雖薄刑小罪，終身有不敢犯者。歲二月，農事始作。四月初吉，穀稚而草壯，耘者畢出。數十百人爲曹，立表下漏，鳴鼓以致衆。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，一人掌鼓，一人掌漏，進退作止，惟二人之聽。鼓之而不至，至而不力，皆有罰。量田計功，終事而會之，田多而丁少，則出錢以償衆。七月既望，穀艾而草衰，則仆鼓決漏，取罰金與償衆之錢，買羊豕酒醴，以祀田祖，作樂飲食，醉飽而去，歲以爲常。其風俗蓋如此。

故其民皆聰明才智，務本而力作，易治而難服。守令始至，視其言語動作，輒了其爲人。其明且能者，不復以事試，終日寂然。苟不以其道，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，故不知者以爲難治。

今太守黎侯希聲，軾先君子之友人也。簡而文，剛而仁，明而不苛，衆以爲易事。既滿將代，不忍其去，相率而留之，上不奪其請。既留三年，民益信，遂以無事。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，作遠景樓，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。軾方爲徐州，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，未嘗不道黎侯之善，而求文以爲記。

嗟夫，軾之去鄉久矣。所謂遠景樓者，雖想見其處，而不能道其詳矣。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，豈非上有易事之長，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！孔子曰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。」是二者，於道未有大損益也，然且錄之。今吾州近古之俗，獨能累世而不遷，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，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，可不錄乎！若夫登臨覽觀之樂，山川風物之美，軾將歸

老於故丘，布衣幅巾，從邦君於其上，酒酣樂作，援筆而賦之，以頌黎侯之遺愛，尚未晚也。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〔三〕。

〔一〕「州」原作「山」，今從郎本卷五十一、《七集·前集》卷三十二。案：此文之始，即云「吾州之俗」，作「州」是。

〔二〕「商賈」原作「富商」，今從郎本。

〔三〕「元豐」云云十字，據郎本補。

墨妙亭記

熙寧四年十一月，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。其明年二月，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，逍遙堂之東，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。

吳興自東晉爲善地，號爲山水清遠。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，寡求而不爭。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。故凡守郡者，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。自莘老之至，而歲適大水，上田皆不登，湖人大饑，將相率亡去。莘老大振廩勸分，躬自撫循勞來，出於至誠。富有餘者，皆爭出穀以佐官，所活至不可勝計。當是時，朝廷方更化立法，使者旁午，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，赴期會，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。而莘老益喜賓客，賦詩飲酒爲樂，又以其餘暇，網羅遺逸，得前人賦詠數百篇，以爲《吳興新集》〔一〕，其刻畫尚存而僇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，又皆集於此亭。是歲十二月，余以事至湖〔二〕，周覽歎息，而莘老求文爲記。

或以謂余，凡有物必歸於盡，而特形以爲固者，尤不可長，雖金石之堅，俄而變壞，至於功名文章，其傳世垂後，乃爲差久〔三〕，今乃以此託於彼，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。此既昔人之惑，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，推是意也，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。余以爲知命者，必盡人事，然後理足而無憾。物之有成必有壞，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，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。雖知其然，而君子之養身也，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，其治國也，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，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。此之謂知命。是亭之作否，無足爭者，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。故具載其說，而列其名物於左云。

〔一〕「以」原缺，宋樓鑰《攻媿集》卷七十三《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》謂墨迹有「以」字，今據補。

〔二〕樓鑰謂墨迹「湖」作「吳興」。

〔三〕「乃」原作「猶」，樓鑰謂墨迹「猶」作「乃」，今據改。

墨君堂記

凡人相與號呼者，貴之則曰公，賢之則曰君，自其下則爾、汝之。雖公卿之貴，天下貌畏而心不服，則進而君、公，退而爾、汝者多矣。獨王子猷謂竹君，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。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，作堂以居君，而屬余爲文，以頌君德，則與可之於君，信厚矣。

與可之爲人也，端靜而文，明哲而忠，士之修潔博習，朝夕磨治洗濯，以求交於與可者，非一人也。而獨厚君如此。君又疎簡抗勁，無聲色臭味，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，則與可之厚君也，其必有以賢君

矣。世之能寒燠人者，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，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。自植物而言之，四時之變亦大矣，而君獨不顧。雖微與可，天下其孰不賢之。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，而知君之所以賢。雍容談笑，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。稚壯枯老之容，披折偃仰之勢。風雪凌厲以觀其操，崖石聳確以致其節。得志，遂茂而不驕；不得志，瘁瘠而不辱。羣居不倚，獨立不懼。與可之於君，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。余雖不足以知君，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，而藏於吾室，以爲君之別館云。

寶繪堂記〔一〕

君子可以寓意於物，而不可以留意於物。寓意於物，雖微物足以爲樂，雖尤物不足以爲病。留意於物，雖微物足以爲病，雖尤物不足以爲樂。老子曰：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。」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，亦聊以寓意焉耳。劉備之雄才也，而好結髦〔二〕。嵇康之達也，而好鍛鍊。阮孚之放也，而好蠟屐。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，而樂之終身不厭。

凡物之可喜，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，莫若書與畫。然至其留意而不釋，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。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，宋孝武、王僧虔至以此相忌，桓玄之走舸，王涯之複壁，皆以兒戲害其國，凶其身。此留意之禍也。

始吾少時，嘗好此二者，家之所有，惟恐其失之，人之所有，惟恐其不吾予也。既而自笑曰：吾薄富

貴而厚於書，輕死生而重於畫^{〔三〕}，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？自是不復好。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，然爲人取去，亦不復惜也。譬之烟雲之過眼，百鳥之感耳，豈不欣然接之，然去而不復念也^{〔四〕}。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。

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，而其被服禮義，學問詩書，常與寒士角。平居攘去膏粱^{〔五〕}，屏遠聲色，而從事於書畫，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，以蓄其所有，而求文以爲記。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，故以是告之，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。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^{〔六〕}。

〔一〕郎本卷五十三「寶」上有「王君」二字。

〔二〕郎本「髦」作「眊」。

〔三〕「於」原缺，據郎本補。

〔四〕「然」原缺，據郎本補。

〔五〕郎本「攘」作「擺」。

〔六〕郎本「二十二日」作「二十日」。

墨寶堂記^{〔一〕}

世人之所共嗜者，美飲食，華衣服，好聲色而已。有人焉，自以爲高而笑之，彈琴弈碁，蓄古法書圖畫，客至，出而夸觀之，自以爲至矣。則又有笑之者曰：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，以有言語文章也，